

上坡和下坡是同一条路，去掉一条，就把两条都去掉了。

古希腊哲学家 赫拉克利特

权奴

王琼胜 著

花城出版社

上坡和下坡是同一条路，去掉一条，就把两条都去掉了。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哲学家 赫拉克利特

双双

王琼胜 著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奴

王琮胜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4

ISBN 7-5360-3817-8

I. 权...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9677 号

责任编辑:詹秀敏 冯沛祖

技术编辑:薛伟民 平面设计: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韶关市粤北印刷厂

(韶关市五里亭)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6.5 1 插页

字 数 380,000 字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3817-8/I·3121

定 价 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平息骚乱	1
第 二 章	初次交锋	27
第 三 章	一记重拳	66
第 四 章	女中枭雄	96
第 五 章	牛刀小试	129
第 六 章	烧香拜佛	164
第 七 章	姐妹之间	180
第 八 章	无可奈何	214
第 九 章	猎获敌情	239
第 十 章	顽铁傻瓜	256
第十一章	铁窗高墙	279
第十二章	灾难斜坡	301
第十三章	联手合作	317
第十四章	峰回路转	338
第十五章	违心出狱	361
第十六章	初战告捷	377
第十七章	波诡云谲	397
第十八章	真相大白	426
第十九章	回到起点	459
第二十章	怆然赎罪	495

第一章

平息骚乱

农妇被踢流产——山民围攻派出所
——安抚还是镇压？——抓人！

烈日炎炎，骄阳似火，南方某地公路上正行驶着一辆日本“公爵”牌小轿车。那车估计已用了些年，外表看起来已不太光鲜。这在那个官员们争相比豪华、比档次的年代，已显得有些落伍和寒酸。这不，前后左右更高档、更豪华的“皇冠”、“奔驰”比比皆是，带着趾高气扬的微笑，扁起鄙夷不屑的嘴角，从它身旁擦肩而过，让本车的主人不时涌起阵阵酸意。

这是恍若昨日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一个既锐意进取又浮饰成风的年代。献身主义已疲软，英雄主义已衰老，人们只有一种要求：发财！要赶在别人前面，让自己先富起来！这既是上层的鼓励，也是下层的野心。大政治、大革命、大人物，谢天谢地，这些见得多了，已经烦透了。人们弃文从商、弃政从商、弃农从商，赶集般拥向商海，发疯般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与此相对应，享乐主义已在相当部分的官员中蓬蓬勃勃地流行起来。他们比官位、比权力、比排场、比房子、比小车，惟独不比政绩。

十年的经济改革，带来了繁荣，也带来了腐化；十年的思想解放，带来了自由，也带来了混乱。收获和代价并行不悖。

车里坐的是旭东黎族自治县新任县委书记刘贤贵和特地前来迎接的县委组织部部长金正利。今天中午他们从省城丰州市出发，由东而西，一路疾行，已经跑了整整六个钟头。

越过一座座灰墙黑瓦的村庄，穿过一片片葱葱繁茂的公路林，越往西去，气候就越炎热，景物就越荒凉。爬过一座山坡，路面渐渐变窄，眼已进入旭东境内。此时天色已近黄昏，一轮夕阳越来越红，越来越大，正静静地斜挂在小车的前方。

刘贤贵还在打盹，金正利怯怯地推了他一下，轻声叫道：“刘书记，到旭东了。”

刘贤贵睁开眼睛，揉揉眼皮，打开车窗向外眺望。眼前展开的是一片广袤而平坦的土地，荒草茫茫，灌木丛丛，视野之内，杳无人烟。肆虐的阳光几乎把这片土地给烤焦了。草丛干涩枯黄，灌木也没了绿叶，只剩下瘦骨嶙峋的树枝，在荒野上张牙舞爪。司机有意放慢速度，让他慢慢观看。刘贤贵刚从太阳升起的地方来到这太阳落下的地方，心中感触自是不同。他目光阴沉，看了好一阵，才喟然叹道：“这里少说也有万亩，这么平，又这么大，就这样荒着。早就听说旭东穷，没想到穷成这样，那么多荒地放着没开。”

其实旭东县的穷，并不仅仅表现在荒地多这点上。这里是汉黎杂居之地，一半是沿海，一半是山区；汉人多居沿海，黎人多居山区。气候炎热，常年干旱少雨，风沙一起，鬼见鬼愁。山区地广人稀，山峦连绵，经济文化异常落后。长期以来，黎族人沿袭原始的生产方法，刀耕火种，一山烧过一山，一坡烧过一坡。烧完便在焦土上播下谷种，此后不再理会，任

凭自生自灭，所以产量极低。农闲时，男人上山狩猎，女人在家纺织，几乎没有商品经济，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每家每户一间茅草房，中央一团火堆，既可熏蚊子，又可御寒做饭，一年四季，终目不息。除了几件锅碗瓢盆，便是用竹子搭成的睡床和两条破旧的毯子，全部家当加起来不足百元。最穷的连条毯子也没有，胡乱用些麻袋盖着过冬。直到改革开放后，国家实行扶贫，情况才慢慢有所好转。

这是个累人的地区。有些村庄几千年来从未听过一回汽车的叫声。上届县委书记曾突发奇想，要在任期内，走完所有尚未通车的村庄。于是有一天，他早上六点钟从县城出发，九点钟在公路的尽头下车，带着两名随行人员，跟着向导开始步行。跋山涉水，穿林过竹，直到晚上八点才到达一个黎族村庄。

黎族人最是好客，有客从远方来，必是大醉方休。村里人第一次迎接全县最大的官，自然是感激不尽，欢快无比。他们搬来自家酿制的山兰米酒，从地下挖出埋藏多年的“坛朵”，煮上几大锅竹笋，扔进几块野猪肉，全村人聚到一起，要与书记通宵同乐。

“坛朵”是黎族人自制的一种食物。从山上抓来蛇虫走兽，从田里抓来青蛙小鱼，从锅里舀些剩饭，和上自制的酒糟，再洒上几把盐，放在土坛子里，封好口，埋到地下，等待重大节日，才取出来就食。

那味道怎么样呢？难于描摹，恐怕并不比臭豆腐好闻多少。

然而，尽管村里人的热情如篝火般越烧越旺，县委书记的疲惫却如石头般越来越沉。他胡乱喝了几口酒，扒了几口饭，便告辞大家，到村长尽其所能安排的最好的草房里睡觉了。至

的”^①。他兴奋地望着这片荒凉冷落的平野，心中陡然涌起一个宏伟的计划：他要在这里做出一番奇迹，改天换地，造福一方。

正说间，小车已来到五江桥。五江又叫五分江，是旭东境内唯一一条穿境而过的河流。这里一反前边平川百里的气派，地势险峻，峭壁连绵。一条五江桥犹如长龙巨蟒，巍然横跨东西。对面桥头劈山而开，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若在古代，只需在这里设一个关卡，布上一营兵士，任你千军万马，也别想攻打得开。

不料今天果然有人真的在设卡布哨。但见桥那边车辆都停滞不动，一群警察荷枪实弹，正在细细盘查。

刘贤贵有些诧异，“怎么回事？”

金正利也觉得奇怪，“我昨天出来时还好好的，不知今天出了什么事？”

刘贤贵说：“看看去！”

小车越过大桥，在桥头另一边戛然而止。刘贤贵跨出车门，大步走到一位干警面前，问道：“你们在干啥？”

那干警瞥了他一眼，不耐烦地说：“你是谁？管那么多干什么？走你的路去！”

金正利赶紧迎上来，厉声斥道：“你这是什么态度！他是咱们县新来的县委书记，今天刚刚才到。你这个态度，不怕处分吗？”

那干警吓得脸色发白，赶紧“刷”的一声两脚并立，向刘贤贵恭恭敬敬地行了个军礼，连连道歉道：“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您是……”

^① 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的观点，认为“水是万物之源”。

“行了，行了。”刘贤贵摆手打断了他，“快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我们是五江乡派出所的。今天下午有几百个农民围攻朝阳镇派出所，拿刀砍了派出所一个人。我们接到县公安局的命令，就急急赶来了，防止罪犯逃跑。”

金正利大惊失色，叫道：“什么！围攻派出所？为什么？”

“不知道。谁也想不到旭东县会发生这种事情。”其他干警都围了过来，也禁不住有些惊悸。

刘贤贵问：“这里离县城有多远？”

金正利说：“六十来公里，开车要走一个钟头。”

刘贤贵又问：“除了这条路，还有其他路通往别的县吗？”

那干警回答：“这是通往丰州市的唯一一条路。还有另外一条路，那是通往南边县的。那条路现在也在盘查。”

这时，等候盘查的司机们不耐烦了，七嘴八舌地叫了起来：“你查好了没有？怎么那么久，我们今夜还要赶到丰州呢！”

刘贤贵不再多问，转身走向车房，心中大为不快，暗暗骂道：“出师不利！还没进门口就有人聚众闹事！以后还不知会闹出什么来呢！”他当时根本就没料到，由于这件事，使他的命运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

待金正利坐上来，小车又继续奔驰起来。刘贤贵头也不转，直盯着前面公路，冷冷问道：“县公安局局长是谁？”

金正利回答：“张大天。”

“弓长张吗？”

“是。大小的天，天空的天：张大天。”

“名字倒挺特别。这个人怎么样？”

“怎么说呢？很难形容。老公安了，十几岁就干公安，到

现在也有二十多年了。函授本科毕业，古文特别好，开口历史，闭口历史。工作嘛，好像还可以……”

他顿了一下，谨慎地瞄了刘贤贵一眼，似乎担心别人看出他对张大天有什么成见。但看到刘贤贵脸色平静，这才大着胆子接着说下去：“不过，缺点也很多。最大的问题是骄傲，对领导不尊重。有时县委书记交办的事他都敢顶着不办。对我们这些人就更不用说了。”

刘贤贵闻言，淡淡说了一句：“对领导不尊重是组织纪律性不强的表现。”把脸转向窗外，不再多问。

小车继续奔跑着。夜幕开始降临，大片的紫雾从暮色中升起，窗外荒凉凄迷，四周一片空旷，只有那两束车灯不停地晃动着，射向无边无际的黑暗。

今天县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农民为什么要围攻派出所呢？这要回溯到刘贤贵出发前的那段时间。

上午十点钟，镇派出所所长梁厚亮和警员姜东红正在街上巡逻。两人在外围一带草草巡看一遍后，便来到中心菜场附近。这一带是朝阳镇人口最稠密、商业最发达的地段，数不清的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都常常发生在这里。梁厚亮抖擞起精神，对小姜说：“注意点，我们到那边看看。”小姜点点头，跟在他后面。

走到菜场门口，梁厚亮不由得皱起眉头，立住脚步。整个菜场门口和两边人行道上，尽是一些占道摆摊的小商小贩。卖鱼的，卖菜的，卖土特产的，卖饮食的，直弄得污水满地，垃圾成堆。菜场入口本来就小，被小贩们一占，就更加狭窄了。进去的吵吵嚷嚷，出来的骂骂咧咧。单车、行人混乱不堪，挤成一团，硬是把一条人行道活活地给堵死。

梁厚亮越看越恼火，骂道：“县政府三令五申不准占道经营，可是你看……我今天就要管一管！”不等小姜作声，便几个大步跨过去，用力撞开拥挤的人群，走到大门口，对准摆在路边的几个箩筐，“啪、啪、啪”就是一阵猛踢。直把筐里的红薯黑芋踢得满地乱滚。边踢边骂：“他妈的！在这里摆卖，把大门都给堵住了！”

摆卖的是几个农村妇女，见状不但不怕，反而齐刷刷站起来，指着梁厚亮，扯尖了嗓子骂道：“你这是什么警察，这么凶！有什么话你就好好跟我们说嘛，一来就把我们的东西踢倒，是不是看我们农村人好欺负！”

“好好跟你们说！”梁厚亮嗓门更大，“县政府发了多少次通告，你们就是不听。快给我滚开！不然我就把你们抓到派出所去。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派出所所长。”边说边抬脚对已经歪倒在一边的箩筐再次猛踢。那箩筐飞似地滚起来，不偏不倚，恰好撞到一位年轻一点的妇女脚上。

“哎呀！快来看哪，派出所所长打人啦！”那年轻妇女突然坐在地上，喊了起来。其余的几位猛地拥到梁厚亮身边，用身子紧紧压住他的双手，也齐声喊了起来。外面的小姜挤了过来，大喝一声：“快放手！”趋身向前，抓住其中一个身子，想把她们扯开。不料，一位年长一点的妇女叫道：“快抓他的卵子！快抓他的卵子！”坐在地上的年轻妇女急忙跃起来，伸出两手就要抓梁厚亮的下体。梁厚亮双手被捂，急切挣扎不开，心中大急，再也顾不上别的什么，抬起右脚便向那年轻妇女腹部狠狠踢过去。

“哎呀！”那女人尖叫一声，双手捂住腹部，登时就瘫倒在地上。

那几个妇女大惊失色，赶紧放了梁厚亮，扑到年轻妇女身

边，把她抬过一边，平放在地上。只见那女人脸色苍白、浑身冒汗，下体不停地流血，人已昏迷过去。妇女们有的哭有的叫：“哎呀！死啦！流产了！流产了！”

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有人叫道：“赶快送医院啊！再迟就不行啦，弄不好要出人命的。”

梁厚亮骤然遇变，呆若木鸡，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旁边的小姜捅了他一下，提醒道：“梁所长，赶快送医院啊！”梁厚亮这才醒悟过来，急匆匆跑过去，抱起那女人，冲向机动车道，拦住一辆三轮摩托车，心急如焚地赶往县医院。

那几个农村妇女在后面边哭边喊：“这是什么世道啊！……派出所所长把人家打流产了！……欺负我们农村人啊……这是什么世道啊……”也跟着向县医院赶去。

到了下午两点钟左右，派出所门前突然呼啸着拥来一大群愤怒的人群，少说也有四五百人。人们手里拿着锄头、扁担、铁铲、山刀，不断高喊“交出凶手！交出凶手！把梁厚亮交出来！交出来！”“他打了我们的姐妹，我们要砸烂他的狗头！”“一拳还一拳，一脚还一脚！”梁厚亮刚从医院赶回来，连饭都没顾得上吃。见到这等架势，直吓得六神无主，赶紧躲到二楼档案室，让其他干警堵住走廊，与围攻人群周旋。

此时，县公安局会议室里，张大天正在召开股级以上干部会议。值班室一位女警员匆匆走进来，气急败坏地叫道：“张局长，电话！”

张大天问：“什么事这么慌张？”

女干警说：“梁厚亮来电话，说有几百人正在围攻派出所，要我们马上派人下去！”

“什么！”张大天和在场干警都吃了一惊。他年轻时曾在“文革”中见过一次这种事，此后二十年来，再没出现过。想

不到今天竟又再次发生！

愣了一阵，才霍地站起来，命令道：“停止开会！刑警队、交警队紧急集合！你们都跟我下去！”

赶到派出所，从卡车上望去，只见四周人头攒动，黑压压一片，直拥到大街中央，把一条机动车道拦腰斩断。闹事人群早已把派出所团团围住，围得水泄不通。人群中不断有人高喊：“今天你们一定要交出打人凶手！不交，我们就砸烂你们这个派出所！”“不要以为我们农村人好欺负，我们农村人是不好欺负的！”“打倒梁厚亮！打倒梁厚亮！”围在最前面的是两个拿山刀的青年，叫得最凶。边叫边举起山刀，对着会议室窗口乱砸，把玻璃砸得四处飞溅。几条大汉拼命摇撼窗口上的铁条，边摇边叫：“梁厚亮，快滚出来！你躲不过今天的！”“梁厚亮，快滚出来！”派出所几位干警死命堵住走廊入口，被一阵阵拳打脚踢，眼看就要支持不住了。

张大天深感事态严重，跃下警车，当机立断，拔出手枪，“砰！砰！砰！”对空连放三枪。随后扯开嗓子，拼力喝道：“让开！快让开！我们是公安局的。让开，快让开！”激愤的人群突然听到背后三声巨响，一时惊恐万状，尖叫着、呼喊着就让出一条过道来。张大天抓住这个时机，带领几十名干警迅速越过围攻人群，冲到派出所门前。干警们七手八脚，将前排的几条大汉摔到身后，救了被围攻的干警。随即沿着走廊栏杆一字摆开，举枪大喝：“退后！退后！”硬是把围攻人群逼到两米开外，这才放下枪来。

张大天见事态已受到控制，对身旁的副局长吴宏正吩咐道：“把好队伍，不准一个人冲过栏杆。”转身入内，走上二楼。

档案室内，梁厚亮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见张大天

走过来，急急叫道：“哎呀，张局长！你来就好了，你来就好了！”

张大天一脸肃容，直盯着梁厚亮，“怎么回事？你们干了什么？老老实实给我说出来！”

梁厚亮的脸上马上堆起委曲，“我哪里干什么？我今天上午和小姜巡逻，看到中心菜场门口被堵，就……就把他们赶走。只是态度粗暴一点而已。”

他毕竟不敢直视张大天的脸，低了头，仿佛被什么东西逼迫似的把话讲完。

“胡说！”张大天呈现出一个下层公安局局长常有的粗暴和严厉，“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想隐瞒！你是派出所所长，你依法执勤，谁敢来围攻你？说！”

农民是最胆怯、最软弱的羊群，没有特别的原因，羊群决不会变成老虎，张大天坚信这一点。

梁厚亮久在张大天手下工作，深知张大天的脾气，若在平时，他定会捂住不报，自己想办法善后了结。但事到如今，知道再捂也捂不住了，只好一五一十把上午的事和盘托出。

张大天听罢，怒目圆睁，怒不可抑。厉声斥道：“态度粗暴而已？把人都打流产了，哼！”转身跨出门口。

下到一楼，他跃上栏杆，大声对人群喊道：“各位群众，我是县公安局局长张大天。今天上午的事，我刚刚才知道。我们有些干警作风粗暴，野蛮执勤，我们一定会严厉处分的。但是，你们这样围攻司法机关，聚众闹事，也是违法的。要相信政府，要相信政府。现在大家先回去，剩下的事由政府……”

“不行！你们今天不把人交出来，我们就不回去！”那两个拿山刀的年轻人不容张大天讲完，便尖声叫了起来，身旁身后人群听他们两个一叫，也跟着乱嚷乱叫：“不行！你们一定要

的么？叫我们怎么能相信你们？”又对那两兄弟说：“你姐姐被他们打成这个样子，你还相信他们？今天你抓不到人，还有什么脸皮回去见你姐姐？”

两人经此一激，火气又爆起来，举起山刀，再次大喊大叫：“不行！我不相信你们！我今天一定要把他带回去见我姐姐！”

张大天气塞胸噎，真想当场就把那中年人给抓起来。但此时形势一触即发，稍有不慎就会酿成一场大祸。他强压怒火，恨恨地说：“好！既然你们不听我的劝告，我也没有办法。但我警告你们，不管你有天大的冤情，都别想从我这里抓人！你给我老老实实站在这里，谁都不准再向前跨出一步。谁跨出一步，我就抓谁。”昂首扬声大喊：“县委已经知道这件事，马上就要派人下来处理，大家都不要动，等县领导下来再说。”说完退后几步，对在场的干警命令道：“大家听好了，各人严守岗位，不准任何人再跨上一步，谁跨上一步就抓谁！”

干警们虎啸般的大吼一声：“是！”摩拳擦掌，严阵以待。

前排的村民见张大天身材魁梧，威气逼人，又见他下了死命令，干警们个个荷枪实弹，准备抓人，都不免有些心悸，谁也不敢贸然乱动。双方就这样僵持着，等待县里来人。

夏天的这个时刻，太阳是最可怕的。它恶狠狠地产着大火，紧紧贴着地面燃烧；湛蓝的天空透明透彻，极目无云，就像一面巨大的凸镜，把太阳的所有能量都聚集起来，全部倾泻到这个小镇上。人们汗流满面，仿佛一只只烤熟了的乳猪，橙黄的脆皮上正流着一滴滴的油。

然而，深邃的天空中一种古怪的神色出现了。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一丝乌云，天就下起雨来，就好像要以这种方式警告底下的村民，促使他们冷静下来似的。围观的市民四处逃散，